

## 林纾文选

### 苍霞精舍后轩记

建溪之水，直趋南港，始分二支，其一下洪山，而中洲适当水冲，洲上下联二桥，水穿桥抱洲而过，始汇于马江。苍霞洲在江南桥右偏，江水之所经也。

洲上居民百家，咸面江而门。余家洲之北，湫隘苦水，乃谋适爽垲，即今所请苍霞精舍者。屋五楹，前轩种竹数十竿，微颺略振，秋气满于窗户，母宜人人生时之所常过也；后轩则余与宜人联楹而居，其下为治庖之所。宜人病，常思珍味，得则余自治之。亡妻纳薪于灶，满则苦烈，抽之又莫适于火候，亡妻笑。母宜人谓曰：“尔夫妇呶呶何为也？我食能几，何事求精，尔烹饪岂亦有古法耶？”一家相传以为笑。

宜人既逝，余始通二轩为一。每从夜归，妻疲不能起。余即灯下教女雪诵杜诗，尽七八首始寝。亡妻病革，屋适易主，乃命輿至轩下，藉鞞輿中，扶掖以去。至新居，十日卒。

孙幼毅太守、力香雨孝廉即余旧居为苍霞精舍，聚生徒课西学，延余讲《毛诗》、《史记》，授诸生古文，间五日一至。栏楯楼轩，一一如旧，斜阳满窗，帘幔四垂，乌雀下集，庭墀阒无人声。余微步廊庑，犹谓太宜人昼寝于轩中也。轩后严密之处，双扉阖焉。残针一，已锈矣，和线犹注扉上，则亡妻之所遗也。

呜呼！前后二年，此轩景物已再变矣。余非木石人，宁能不悲！归而作后轩记。

### 湖之鱼

林子啜茗于湖滨之肆，丛柳蔽窗，湖水皆黯碧若染，小鱼百数来会其下。

戏嚼豆脯唾之，群鱼争喋，然随喋随逝，继而存者三四鱼焉；再唾之，坠缀葑草之上，不食矣。始谓鱼之逝者，皆饱也。寻丈之外，水纹攒动，争喋他物如故。余方悟钓者之将下钩，必先投食以引之，鱼图食而并吞钩；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将有钩矣。然则名利之藪独无钩乎？不及其盛下食之时而去之，其能脱钩而逝者，几何也？

### 冷红生传

冷红生，居闽之琼水。自言系出金陵某氏，顾不详其族望。家贫而貌寝，且木强多怒。少时见妇人，辄踉蹌隅匿，尝力拒奔女，严关自捍，嗣相见，奔者恒恨之。追长，以文章名于时，读书苍霞洲上。洲左右皆妓寮，有庄氏者，色技绝一时，夤缘求见，生卒不许。邻妓谢氏笑之，侦生他出，潜投珍饵，馆童聚食之尽，生漠然不闻知。一日群饮江楼，座客皆谢旧昵，谢亦自以为

生既受饵矣，或当有情，逼而见之，生逡巡遁去，客咸骇笑，以为诡僻不可近。生闻而叹曰：“吾非反情为仇也，顾吾偏狭善妒，一有所狎，至死不易志，人又未必能谅之，故宁早自脱也。”所居多枫树，因取“枫落吴江冷”诗意，自号曰“冷红生”，亦用志其癖也。生好著书，所译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尤凄惋有情致，尝自读而笑曰：“吾能状物态至此，宁谓木强之人果与情为仇也耶？”

### 徐景颜传

徐景颜，江南苏州人。早岁习欧西文字，肄业水师学堂。每曹试，必第上上。箏琶箫笛之属，一闻辄会其节奏，且能以意为新声。治《汉书》绝熟，论汉事虽纯史之家无能折者。年二十五，以参将副水师提督丁公为兵官。

壬辰，东事萌芽。时景颜归，辄对妻涕泣，意不忍其母。母知书明义，方以景颜为怯弱，趣之行。景颜晨起，就母寝拜别，持箫入卧内，据枕吹之，初为徽声，若位若诉，越炊许，乃陡变为惨厉悲健之音，哀动四邻。掷箫索剑，上马出城。是岁遂死于大东沟之难。

论曰：余戚林少谷都督于大东沟之战，所领兵舰碎于敌炮，都督浮沉海中，他舟曳长绳援之，都督出半身，推绳，就水上拱揖，俾勿援，如是三四，终不就援以死。又，杨雨亭镇军，军覆威海，时以手枪内向颞颥之间，弹发入脑，白浆溃出鼻窍，下垂径尺许，端坐不仆，日人惊以为神。二公皆闽人，与景颜均从容就义者也。恒人论说，以威海之役，诋全军无完人，至三公之死节，亦不之数矣。呜呼！忠义之士又胡以自奋也耶？

### 游西溪记

西溪之胜，水行沿秦亭山十余里，至留下，光景始异。溪上之山，多幽蒨，而秦亭特高峙，为西溪之镇山。溪行数转，犹见秦亭也。溪水澌然而清深，窄者不能容舟。野柳无次，被丽水上，或突起溪心，停篙攀条，船侧转乃过。石桥十数，柿叶蓊蔓，秋气洒然。桥门印水，幻圆影如月，舟行入月中矣。

交芦庵绝胜。近庵里许，回望溪路，为野竹所合，截然如断，隐隐见水阁飞檐，斜出梅林之表。其下砌石，可八九级。老柳垂条，拂扫水石，如缚帚焉。大石桥北趣入乌柏中，渐见红叶。登阁拜厉太鸿栗主，饭于僧房。易小艘绕出庵后。一色秋林，水净如拭。西风排竹，人家隐约可辨。溪身渐广，弥望一白，近涡水矣。

涡水一名南漳湖，苇荡也。荡析水为九道，芦花间之。隔芦望邻船人，但见半身；带以下，芦花也。溪色愈明净，老桧成行可万株，秋山亭亭出其上。尽桧乃趣余杭道，遂棹船归。不半里，复见芦庵，来时遵他道迂，归以捷径耳。

是行访高江村竹窗故址，舟人莫识。同游者为林迪臣先生，高啸桐，陈吉士父子，郭海容及余也。己亥九日。

### 洞箫徐五

徐五，南安人，精武技，能吹铁洞箫，声彻云表。隐于货郎，担上恒悬洞箫，遇山水佳处，则弛担而吹之。同时有李泽者，亦善洞箫，客游山左归，而妻子尽以疫死，李生大悲，扃其户，取竹洞箫吹之，竟日竟夜。洞箫声本凄惋，益以李生之悲，闻者为之雪涕，然无敢叩其扉而止之。时徐五过门外，闻箫声，即谓其邻：“吹者何人？审其声似悲其骨肉，然心已碎且死；即入而夺其箫，则亦死。”邻人曰：“奈何？”徐曰：“吾自以铁洞箫救之。”于是举洞箫而吹，作愉婉和悦声，以杀其悲。可一炊许，室中洞箫无声，众排闥入，则李生坠箫如晕。徐五切脉曰：“无伤，当劈其洞箫，煎而饮之以液。”洞箫既劈，竹中缕缕皆血痕矣，既饮而李生遂苏。

余按：宋杨元诚《山居新话》中载黄子久与客游孤山，闻湖中笛声。子久曰：“此铁笛声也。”少顷，子久亦以铁笛自吹下山，游湖者吹笛上山，略不相顾，笛声不辍，交臂而去。与此事略同，惟游湖者之悲不如李生，而子久之笛，亦未如徐五之能起死也。

### 记花坞

行西溪未半，至吴家湖头，登陆可三里所，入花坞矣。坞以多花名，余来初不见花。一径绝窄，出万竹中，幽邈无穷。崖下多沃壤，尽以蒔竹。小溪宛如绳，盘出竹外。溪次有微径两三道，咸阴沉上沮白日，细草翠润，香气翳勃。稍南多杉，霜皮半作深紫之色，杂立竹中，紫翠荡漾，如垂湘帘。路断辄支石梁，潭水出其下，为小石所沮，淙然作声。潭中生石菖蒲，小鱼出没蒲根，涵虚若空游，或联队行，或否。

藕香桥景愈幽丽。路右趣至潭而毕，过桥乃得路。深绿间出红叶，人声阒然，画眉之声始纵。茅庵十九处，不相袭，各自力构：或砌小石级，状若修虬入云，莫穷其端；或疏篱当竹，梵唱琅然；或银墙沿竹，墙尽不见门宇，柴关乃背临溪上，步武错连，窈然而深，廓然而容，皆因竹为曲折也。

白云堆陡绝，左倚深丛，右临枯潭，樵步出没，瞥如猿揉。小庵当群松而门，庵后四山合沓，时出云气，弥望皆竹。风过籁发，萧然，不类人境。僧言花坞路止此矣。同游者十人，杨宝臣先生年七十，最健，约余为后游。余许以明春来看新竹，因借笔纪之僧壁。己亥九月十日。

### 足本《迦茵小传》题词并序

足本《迦茵小传》题词并序

秋气既肃，林居寡欢，仁和魏生，时时挟书就余谈译。斋舍临小桥，槐榆

苍黄，夹以残柳，池草向瘁，鸣蜩四彻，寥然不觉其词之悲也。回念身客马江，与王子仁译《茶花女遗事》，时则莲叶被水，画艇接窗，临楮叹喟，犹且弗怪。矧长安逢秋，百状萧瑟，而《迦茵》一传，尤以美人碧血，沁为词华。余虽二十年庵主，几被婆子烧却，而亦不能无感矣。为书既竟，仰见明月，涉笔窗间，却成此解。

倚风前，一径幽恨，盈盈珠泪成痠。

红瘢腥点鸳鸯翅，苔际月明交颈。

魂半定，倩药雾茶云，融得春痕凝。

红窗梦醒。

甚恨海波翻；愁台路近，换却乍来径。

楼阴里，长分红幽翠屏，消除当日情性。

篆纹死后依然活，无奈画帘中梗。

卿试省，碧潭水，阿娘曾蘸桃花影。

商声又警。

正芦叶飘萧，秋魂一缕，印上画中镜。

### 【说明】

《迦茵小传》译于1904年（光绪三十年）秋。《买陂塘·足本〈迦茵小传〉题词并序》就写在这个时候。“会得言情头已白，捻髭想见独沉吟。”（夏曾佑《积雨卧病读琴南迦茵小传有感》）此时的林纾已五十三岁了，颇有人生逢秋之感。他逐渐改变“木强多怒”的性格，常被译作中的儿女之情所打动。陈炳堃在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中，还称他是一个多情的人。

《迦茵小传》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悲剧性的爱情故事。女主人公迦茵姑娘，善良美丽，深情高义。在译述中，林纾对他怀着深厚的同情和爱怜之心，并悲从中来，触发对亡妻的怀念。译本题词上片写迦茵不幸的爱情遭遇，下片悼亡。缠绵悱恻，哀感动人。

注释：

婆子：朱普济《五灯会元》卷六“亡名道婆”载：“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，经二十年，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。一日，令女子抱定，曰：‘正恁么时如何？’主曰：‘枯木倚寒岩，三冬无暖气。’女子举似婆。婆曰：‘我二十年只供养得个俗汉！’遂遣出，烧却庵。”

痠：与瘁通，说不出话。此三句写迦茵与情郎亨利在衣肆相逢，但不相见的遗恨。为了成全亨利与爱玛的婚姻，迦茵远避巴黎，入衣肆为人作模特儿。一日，忽见亨利来到跟前相衣，几欲向前说话，却为爱伦（按：亨利之妹）所阻，以至昏昏惘惘，非醉非晕，状若中魔，久久不能言语。

红瘢：此指血迹。以下二句转写初恋。亨利上塔为迦茵取鸦雏，不慎坠下，迪茵以手承护，双双受伤。前者股折，后者臂血涌出，唇血滴沥。

苔际月明交颈：以受伤鸳鸯在月影中的相偎相依，比喻情侣的生死恋情。迦茵与亨利受伤后，两人互抱同卧草际，医生就月明中发现他们。

魂半定二句：谓在亨利养伤期间，迦茵精心看护，两人尉帖、亲昵，留下了感情融洽的痕迹。

海波翻：格雷芙夫妇为挽救家庭的破落，逼迫儿子娶债主来文杰的女儿爱玛为妻。而爱玛亦早钟情亨利了。

依然活，谓消除不了。在翻译《迦茵小传》时，触动愁怀，想到以前妻子房中的篆烟，又勾起了对她的怀念。

画中镜：画图中妻子梳头的妆镜。末了四句谓往昔的情景已如梦境，从回忆中警醒过来之后，寂寞萧条，看到的只是画中妻子梳妆时的瘦损身姿。

### 《孝女耐儿传》序

予不审西文，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，恃二三君子，为余口述其词，余耳受而手追之，声已笔止，日区四小时，得文字六千言，其间疵谬百出。乃蒙海内名公，不鄙秽其径率而收之，此予之大幸也。

予尝静处一室，可经月，户外家人足音，颇能辨之了了，而余目固未之接也。今我同志数君子，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，余虽不审西文，然日闻其口译，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，如辨家人之足音。其间有高厉者，清虚者，绵婉者，雄伟者，悲梗者，淫冶者；要皆归本于性情之正，彰瘴之严，此万世之公理，中外不能僭越。而独未若却而司·迭更司文字之奇特。

天下文章，莫易于叙悲，其次则叙战，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。等而上之，若忠臣、孝子、义夫、节妇，决胆溅血，生气凜然，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，亦尚有其人。从未有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，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，不重复，不支厉，如张明镜于空际，收纳五虫万怪，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，见者如凭栏之观鱼鳖虾蟹焉；则迭更斯盖以至清之灵府，叙至浊之社会，令我增无数阅历，生无穷感喟矣。

中国说部，登峰造极者，无若《石头记》。叙人间富贵，感人情盛衰，用笔缜密，着色繁丽，制局精严，观止矣。其间点染以清客，间杂以村姬，牵缀以小人，收束以败子，亦可谓善于体物；终竟雅多俗寡，人意不专属于是。若迭更司者，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，专为下等社会写照：好狻狙酷，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，幻为空中楼阁，使观者或笑或怒，一时颠倒，至于不能自己，则文心之邃曲，宁可及那？

余尝谓古文中叙事，惟叙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着笔。

《史记·外戚传》述窦长君之自陈，谓姊与我别逆旅中，丐沐沐我，饭我乃去。其足生人惋怆者，亦只此数语。若《北史》所谓隋之苦桃姑者，亦正仿此，乃百摹不能遽至，正坐无史公笔才，遂不能曲绘家常之恒状。究竟史公于此等笔墨，亦不多见，以史公之书，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。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，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，用意着笔为尤难。

吾友魏春叔购得《迭更司全集》，闻其中事实，强半类此。而此书特全集中之一种，精神专注在耐儿之死。读者迹前此耐儿之奇孝，谓死时必有一番死诀悲怆之言，如余所译茶花女之日记。乃迭更司则不写耐儿，专写耐儿之大父凄恋耐儿之状，疑睡疑死，由昏愤中露出至情，则又《茶花女日记》外别成一种写法。盖写耐儿，则嫌其近于高雅；惟写其大父一穷促无聊之愚叟，始不背其专意下等社会之宗旨，此足见迭更司之用心矣。

迭更司书多，不胜译。海内诸公请少俟之。余将继续以伧荒之人，译伧荒之事，为诸公解醒醒睡可也。书竟，不禁一笑。

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日，闽县林纾畏庐父叙于京师望瀛楼。

记惠斯敏司德大寺

（选自《拊掌录》，今译名为《杰弗里·克雷昂先生的见闻杂记》）

[美]华盛顿·欧文 著

林纾 笔译

魏易 口述

一日为萧晨，百卉俱靡，秋人寡欢之时，余在惠斯敏司德寺游憩可数句钟。当此荒寒寥瑟之境，益以阴沈欲雨之秋天，可云两美合矣！余一入寺门，已似托身于古昔，与地下鬼雄款语。门内列甬道至修广，上盖古瓦，阴森如履地洞；修墉之上，作圆窠通漏光。是中隐隐见一僧，衣黑衣，徐行若魅。余一人既入是中，决所见必皆厉栗之状，即亦无怖。墙壁年久，莓苔斑驳，泥土亦渐削落；壁上碑版，隐隐亦悉为苔纹所封；而镌刻之物，觚棱渐挫，但模糊留其形式而已。黄日布地，四围仍阴悄动人，高墉修直，仰望蔚蓝，直类井底观天；而本寺塔尖直上，半在云表。

余循行废殿之上，遥想当日之经营，至此已榛芜满目。更读残碑，半倾侧于地，或即成为砌石，履迹所经，字画均漫漶不可读。尚有一碑，列三巨公名，仿佛可辨，其事迹则久已磨平，无可求索。三公者，均本寺主持，为十一二世纪时人。余痴立久不能语，以为人死留碑，即碑亦不足深恃；可知人欲图名，欲身后令人思慕，其事滋难恃也，若更数年者，将并此而没矣！当日营谋，刊石立像，谓可不朽，不知石亦有时而漫灭也！

徘徊中，寺钟已动，回音若抱柱而铿，余立身丛冢之中，似此钟声诏人

，今日光阴又匆匆逝矣！余在声浪之中，摇摇似为此声催吾入诸窀穸，可悲也哉！

已而徐步入广殿中，既入，而壮丽之奇构，令人震越失次；盘花大柱林林可数百株，藻井直上，高厉不见其极。余自视若在殿础之下，蠕蠕直如虫豸。以此殿之高且广，寂寥无人，履之心悸，足不敢前。每一窥足，而回音辄发于壁间，觉一举一动皆生奇响。余肃然，处吾旁者，均先代贤哲英雄之骨，不能不加敬恭。然不禁一笑者，笑彼功盖宇宙，言成经典之人，至于今日，则残骨数星，与沙土交杂，聚此漠然无人之区，外此其又何恋耶！生前举手可以奄有江山；至于钟漏歇时，欲与前勋争此土壤，尚有吝惜不复相让者，则又可悯矣！夫万年之名，人人所歆，而铭诔陈陈，观者又复几人？矧此石苦澁，复不足深恃耶！

余此时迤邐至古诗人坟碣之下，盘桓久之。诗人遗事，至简而易读。惟莎士比、爱迭森两先生尚有小石像存焉，余人则半像粗记姓名而已。嗟夫！诗人固无勋荣，而吊古人来，往往于诗人断坟多增留恋。凡人之吊古英雄，但有骇叹，若诗家遗像，则绵绵然情动于中，即亦不知其所以然。以诗人感人之深，虽异代有同夙契。盖著书者之神，往往合于读书者，情丝蒙络，款款深深。余人则但凭历史为准，而史殊不足恃。诗人印人以心，每诵其诗，辄如新发诸矸，不斥为陈人屏之也。须知诗人为人多而为己少，以诗人生平去欢乐而即幽邃，闭户苦吟，取古人之心迹与今人粘合无间，而名誉又不从流血而来，一一本诸心思，以公道论之，后人宜有感戴之思。盖诗人之留贻，非属丰功伟烈，或徒托空名，直握其智珠，出其慧力，悉投诸后人，一无所吝也。

余既凭吊诗人，更进则古皇陵寝矣。又进，则名臣勇将及有名主教之属。碑碣林林，顾乃无一声响，大似《天方夜谭》中所言术士入城，城人皆化为石偶者。偶读墓碑，佳者亦夥，独有一家，则碑志中有二语云：“兄弟勇，姊妹懿。”言词至赅简，而感人亦至深也。

余当万念俱寂时，忽隐隐闻市声及车马之声随西风而至，此二境乃至不相侔。人世繁声竟直至夜台之上耶？余徘徊间，西日将匿，似游人宜反，而暮钟亦急。余见沙弥衣白衣，鱼贯入殿。余独立于亨利第七礼拜堂之前。门外阶级重重，铜扉严阖。余仍入观，堂中营造之工，一时无两。壁端镌刻垂满，每刻均镌先贤，而刻工之佳，几于视坚石为木绵，屋顶均密刻，仰观竟纤细如蛛网。中立二石像，则帝、后御容也，旁立均勋戚大臣。每像之前，均玉石阑于旋绕，顾富丽至此，转令人生无穷之悲，盖经构此宇，非有大力乌能者？乃残骨即居止广殿崇墀之下矣！意必有一日，鸟巢其上，游人凭吊坏殿之基。殿外尚有二陵：一为英后伊里沙白，一为苏格兰后马利亚。二人，仇讐也，今乃相距

一丘，则所谓仇讐者，亦不外如此耳！方今力持公论，何人不为马利亚鸣其冤抑？以大势论之，二人生死当万元相见之期，不图埋骨成灰，乃同此濛濛之埃壙。

余倦极，困息于马利亚石像之下，怜而吊之。时万声俱寂，并住僧梵呗之声亦渺。天色沈沈，黑影渐生，石像亦渐模糊。晚钟逐处皆动。余起立将出，遂拾级下。忽见爱德哇德圣王之墓，因复登临。坟外环立多像。为势稍高，历历见诸莹兆。左近有加冕御座一，为木制。余思加冕者，皇帝得意之秋也，今胡为移此得意之御座置诸寝园？然则人世得意失意事，相去亦不数武耳！

天色已晚，僧将闭门，余遵旧路而出。余既出殿门，寺门即阖，回音尚隐然。

余既出门，思欲默识今日所见，乃脑筋棼如乱丝。自念刚出此门，胡为遗忘如是之迅？然则智、名、勇、功，乃可令人久忆耶？彼所谓大名千古不朽者，亦讐言耳，驹光之隙，时推陈而出新，须知前此文字固佳，然翻阅已至未叶矣！今日名人，即推倒旧时之老宿者，不知后来之秀，久磨砺以待汝矣。故历史陈陈，后人闻者，每疑信为荒唐之说。实迹偏成疑案，因之聚讼纷纷，而纪功之碑，亦不待人力推陷，皆倦极而思睡于地，所镌古书，亦渐渐为空气所蚀，成为平面。无论华表、穹门、金字塔，后此均一堆沙石耳！纵使坟台坚固，亦复何济？而亚力山大之尸灰已扬归乌有，仅留空椁，置诸博物院中。埃及之“木默”，固长历人世之光阴，即波斯之坎白西司，亦未尝加以凌践。今嗜利之人，乃窃取而鬻之。埃及佛罗之木默，今已捣碎为医伤之药屑矣。夫以金字塔中之物，尚屑以为药，矧此区区之殿宇耶？今日尚有吾辈为文章以称美此寺，安知异日非风吼鸱鸣之废地，而断瓦残砖，均为野藤山花所蒙络？夫人身死耳，死而留名于史，即史亦奚足恃？虽碑版亦但成遗迹而已，他又何论耶！

严既澄校注按语：

按此为欧文生平得意文章之一，最足表现作者之性情，极为当时作家所称颂。惜原译者删节颇多；若悉为补入，又虑减原译文之丰姿气势。幸此类怀古之文辞，本无严整之布局，稍加缩节，似尚无妨。故除校正一二讹误之句外，不欲多所补充。至原文所具之灵思美感，则此译文亦颇能保持不堕。吾人不能不认为林氏所译书中之上品也。